



87392

大臣註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睟

遂

其容乃盱

于

衡而誥曰昇

異

乎交益之士

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

而喻異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異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良曰眸容溫潤之貌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後過甚乃張目舉眉恠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異乎恠詞也士人通稱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

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曰

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所乖積習其

俗殊異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劉曰：傳曰：習實生常。善。

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爲之，常性固非天生。

自得蓋染而成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

爲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五臣辯囿也。

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

毛詩曰：德音孔昭。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

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爲解之。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爲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

夫秦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

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祛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

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

夷峻危之竅也

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

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

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蠻陬子夷落譯

導而通者鳥獸之氓耕也劉曰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

陬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

萇詩傳曰氓民也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

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殊別不為中

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

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

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謂天下胃腹也李尤函谷

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居君體者以中國為咽喉之
要
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
長世字旺者以道

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
善曰左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

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
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

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雄城門校
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

也
向曰字養毗民也藩屏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
而子大夫之賢尚

弗
五臣作不
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

貢職
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

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
夫尚書曰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傳

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
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

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胷儋耳莫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爲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佐也等等差威儀也責其不曾庶幾翼佐以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五臣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善曰徒務於詭

善隨惡同於匪民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爲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鴟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廢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何曰詭曲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

宴然而安懷其鳩毒於絕遠之域銑曰險阻

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爲榮西蜀亦不以德

而務驕其險阻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

苦離以矜然假偁渠疆巨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

壯謀駁於王義軌愈尋靡并於中達造沐

猴於棘刺劉曰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

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

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

書五車其道躋駁楚辭天問曰靡并九達臬華

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

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

觀客爲棘刺之毋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毋猴

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

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毋猴乃可見

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毋猴鄭人有臺下之
治者謂王曰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必
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
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
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
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針刺之說
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
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
然是也漢書伍被曰臣聞江淮間孟子曰馮婦
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頽以
開顏精純粹而始壯司馬彪莊子注曰蹢躅曰
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王逸楚辭注曰寧有
莽草蔓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向曰繆猶昧
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
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
也吳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
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爲沃壤也偃疆夷狄惡性
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岸

崑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銑曰粹美方比壯大

蹠乖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大

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達路也靡流貌

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

言差謬如中路尋萍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

棘之刺端造沐猴也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

所以深根固蒂也

善曰劍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懼故

謂之劍閣廣雅曰嶮巢高也又曰蹶敗也老子

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

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濟曰嶮險憑據也

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

固蒂之道也洞庭雖濬負之者比非所以愛人治國

也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

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

虔曰師敗曰比比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

能無知乎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

德而恃之者必見奔此
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

之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苦與江介之湫于湄

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

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

詩傳曰水草交曰湄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

也湫湄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踰越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居於河冀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

小水爲齊也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

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劉曰鄒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

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

縣神州者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蹠諸夏卓犖與卓蹠音義同曰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勦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鳥懷似故荆棘旋庭殷殷於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劉曰不飲酒而怒曰勦詩曰內勦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關官故曰內勦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年

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
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
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
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
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
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伍被謂淮
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
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
驚宋秉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
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
漢書曰漢興禁網疎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
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
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
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
含反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爲司隸
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又曰煨煙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毛萇詩傳曰殷
衆也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說
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
兵效勝於戰場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
網法網也維網網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
之法網絕其網維也向曰回邪顛奮也紫微
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奸邪內奮兵革纏繞於
宮室也又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
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
荆棘次生於庭銑曰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
衆也衆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也寓
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爲
之丘墟野多戰場故伊洛榛土曠嶠函荒蕪臨
麋鹿寄於城邑之間
蓄側**牢落**鄢郢丘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
持側**牢落**鄢郢丘墟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
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
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曰南郡有故鄢縣呂氏

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濟
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鄆郢楚
地牢落闕寂也言此四都皆亂也榛而是有魏開
曠荒蕪闕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肇昌之與

子都培部塿路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

也肇肇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

曰敦冷肇肇推額廣額色如漆陳侯悅之詩曰

不見子都左傳太叔曰培塿無松栢方壺二山

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

培塿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

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

阜魏猶子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

都方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

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

五臣作均

卜偃前識而

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

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

劉曰詩譜云魏

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

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云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

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

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

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

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

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傳史

趙曰盛德必百世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

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

蘊積也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

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翰曰八
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爲八方之中央也則
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彼言處天地之中也卜
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
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
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居此則爲明主故曰美其風德也向曰形見
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
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
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爾其疆域則旁
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
峽鳥川澤廻繚朗恒碣碁五碣五於青霄河汾
浩漭翰而皓漭與南瞻淇澳於則綠竹純茂北

臨漳

父

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

時驚於四表溫泉

秘

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

難老

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

曰魏南臨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與州之地恒山比嶽也碣石山名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淦二水名經鄴西北淦水熱故曰淦口水有寒有溫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芟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

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
間曰冀州左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
道國在汝南胥猶前也南都賦曰滎水蕩其胥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爲鄴鄘衛
碣磳高貌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上林
賦曰滎滎潢潢廣雅曰浩滎大也山海經曰少
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
經曰神困山滎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
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志同魚豢與略曰浪
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向曰齊案
國名冀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
亦在南故云開胥如人之胥在前也跨躡德控
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遠也廻繚繚繞貌恒碣二
山河汾二水名浩潏浩滎並水大流貌碣曰
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滎二水名
漳水冷滎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
沼沼水之通稱也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
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響驚警也表

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鉦者

文之失也濟曰茲泌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

而漏自爲波浪言其華美而墨井鹽池玄滋素

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昫昫墳衍斥斥

或嵬鳥罪壘力罪而復陸或黷苦廣朗而拓託落乾坤

交泰而烟煴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龍運振

古萌柢帝疇昔藏氣識楚禁緯閼象竹帛迥時世

五臣作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

肇受命而光宅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

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曰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閼閼也詩云閼

宮有洫 善曰周禮曰辯其墳衍原隰之名鄭
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詩曰畇畇原隰斥
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魏文帝答曹
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徵顯成章光猶機事之先
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
許慎曰朕兆也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
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禮記曰余疇
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
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
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
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
爲丞相封魏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漢京
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
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
初弗之宅 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鹽池在
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
之色滋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
曰嵬嶪高下貌復陸重疊也臚朗光明也拓落

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徽
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煴而豫作嘉祥之美
明示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
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
也向曰昀昀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
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
抵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
札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
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
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
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
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
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
當天心有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
曠代之才

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

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

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閤浪苦宣王中興

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

而折中去佳當年而為量思重爰摹大壯覽荀

卿采蕭相儔子拱木於林衡授全模五臣於梓

匠劉曰尚書曰謀及卜巫猶周公之卜都洛邑

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誠

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

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左傳曰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

也善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

父曰高門有閼說文曰係具也孟子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
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係理木
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
木之人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
模寫也濟曰堯之所居茅茨不剪禹卑宮室
今將視省察以爲軌則也古公文王祖也爲戎
狄侵國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
有德也閼門限也言足以限内外也言險者宣
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
聖哲之軌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
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准當年豐儉而
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爰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
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
燥溫非爲奢侈也故覽而遐邇悅豫而子來工
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遐邇悅豫而子來工

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

揆日晷考星耀

五臣作耀

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

廻匝比罔隙

魚檢

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

之弘規對若崇山崑起以

五臣本作而

崔嵬髡徒感若

玄雲舒蜺以高垂

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

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豫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

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陳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
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
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髥垂貌也淮南
子曰玄雲素朝翰曰陳小山而無草木者陂
險也言築宮廻匝比之岡陳而無險也濟曰
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次也言述
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
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
也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
事者而工匠之徒忖度而騁巧妙又曰言考度
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髥雲貌言殿之丹青
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
良曰清廟祖廟也瓌材巨世插楚塼除參差粉扶老
複結欒櫨盧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楠森布
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

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漉

被池

劉曰注爾雅曰楠謂之櫟

善

曰廣雅曰曲枅謂之櫟說文曰櫟櫟柱枅也然樂櫟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抗膺龍之虹梁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擔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漉池北流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插墁相接貌參差不齊貌枅棟簷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樂曲枅櫟斗也累疊而施之又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兩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概猶髮髯也漉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髮髯似也翰曰巨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楠謂櫟也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帶之懸井中皆畫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

旅櫟閒列暉鑒挾

鳥振章人樓題黑感對階述嶙嶙峒詢長庭

砥履至平鐘虛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劉曰詩云旅楹

有閒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鐘虞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徙賓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

始設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日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閒大也謂閒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鑒照也聲類曰黹黑也黹亦黑也

應劭上林賦注曰循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鐸嶙峒嶙峒嶙峒曰嶙峒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

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閑閒列行也言棟柱每

閒而行上有朱色窓復見日光故暉色鑒明於挾振挾振屋內也樓楹也題頭也言樓頭黹黹

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階階階道上處嶙峒次

級也又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堤
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向曰虞鐘格架也
夾對陳布也言巖巖北闕南端攸善作
相對布於長庭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

觀享頤賓劉曰文昌殿前直端門之前南當南
上東門又有東西上東門端門之外

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
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
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畧端門
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
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
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
南端法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
比輪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銑曰闕
啓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向曰於此門用
朝百辟諸侯也頤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

賓客也左則中朝有桀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秦

去甚木無彫鏤所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經國

風所稟劉曰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

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曰堯之爲君永祿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

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知民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

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桀赤貌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

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

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翰曰桀光也言中朝衣冠盛桀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去甚言

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 銑曰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於前則宣明

顯陽順德崇禮重闢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

奇卉萋萋此禮蕙風如薰甘露如醴劉曰聽政

門前升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 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 良曰四者皆門名闈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貌 銑曰猗猗萋萋草樹

盛貌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

醴之香氣禁臺省中連闕對廊直事所繇五臣作由典刑

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諸吏膳夫

有官藥劑有司肴醪亦順時膳理則治劉曰升賢門內

聽政闕外東入有納言闕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

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承

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闕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

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

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柱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庀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省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醕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銑曰榮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闥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榮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翰曰謁謁多盛貌螭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帷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爲天下儀軌格式又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

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諸
吏掌天子印璽 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

藥品之職醕醇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
之藥劑治腠理之疾腠理者皮膚間也 於後

則椒鶴文石永巷壺五臣作闔術楸梓木蘭次舍甲

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

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綵組對以藻詠茫

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競劉曰近世王者後宮

以椒房爲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

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

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

者溫室中有畫象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

掖庭之別名 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

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
詠之也茫茫遠貌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黃雅
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濟
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閭術謂宮門
道詰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
也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
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溫室殿名丹
青炳煥畫文也翰曰言於溫室殿畫天地之
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
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爲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
作績畫彝器以爲鑒戒今之溫室亦與齊競也
右則踈五臣作疏圃曲池下宛於高堂蘭渚萋萋莫來
石瀨湯湯傷弱公蓼子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
有睪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龍宇以經

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元陽臺

善本作高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力救

下冰室而沍冥

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

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楊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夢故傳曰慈

毋怒子折夢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之所不能遊也漢

殿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

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

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

百三十五間水井臺上有水三室與法殿皆閣

道相通置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

經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固陰

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

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

雀蹊低音薨而矯首壯翼橋鏤於青霄雨窈冥

天丹墀臨矣雷重屋陽臺也增構裁清塵影臣匹作遥也雲票割五

軒中周臺上水鳥飛閣其垂而中

臺也金言鳳臺可閣言輕湯池

瀛水宇急流實淺亭故道也

亭故道魯若今漢之

道也察原

也祭田

也漢之

也漢之

也漢之

也漢之

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
服而逍遙八極可囿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金地也爾雅曰扶
搖謂之猋猋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
鳳闕曰上觶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
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
曰鳳騫翥於薨標感愬風也但鳥時形定翼任
飛則歛之絕據踈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
住故言雲雀踈薨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
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
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末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
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楊雄甘泉賦說
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
賦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含靈檻而
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
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踈矜非都盧之輕蹻孰能

超而窈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
悚懼雖輕捷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井夫王公
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
曰若升臺之爲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下
方之窈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
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
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
叢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
層繡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擿鏤
擿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
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
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
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
童子翰曰長廊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高也
天子庭曰丹墀森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我我
高貌屋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
也向曰雲雀鳳也蹠踏薨簷矯舉也言作鳳
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擿發也言鳳之大翼

光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寮窓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綱窓翰曰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道遇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長塗牟首豪徽

弟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以

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

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

舞豪徽道也晷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曰倡亦唱也充何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闔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向曰牟首闔道有室者豪徽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

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晝夜明昧時而有節
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錦陳星名以

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

洙四門轡轡魚竭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

璫害鳥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五臣作峙臨焦原

而弗悅五臣作况誰勁捷而無猊背理與岡岑而永固

非有期乎世五臣作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

霧於其裏劉曰墉城也濬深也血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血堞城上女牆也賈

誼曰翟伐衛寇俠城洙厓也詩曰夏屋渠渠又

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

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

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西都賓曰軼埃塏之混濁周易曰萬
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
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
以苕苕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蕙猓
與蕙同陽靈天神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
禮曰掌地祇之禮也銑曰洫溝嬰繞也堞城
上女牆洫水涯也言宮闕繞崇城之堞帶深溝
之涯也轍轍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四門轍
轍而高也大厦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地
埃壒塵昏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
自成也超越塵昏之所資混然之氣以爲造作
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
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不比况猓懼
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堅固
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
陰祗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
下望之若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

也苑

五臣作苑

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

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善作桃

結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胡蘩胡蔣弱森丹

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翮羽頡

頑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雉者擇音若咆步勃蒲沒

解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語五臣作籟勒虞

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息即鹿縱而匪

禁音金劉曰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

釣臺行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木左氏傳

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

曰勃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鷄鷄於姑餘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
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爲九
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
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麇
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由以爲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由以爲大何也荅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葛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爲小亦不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
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爲阱
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
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
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縣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巨木其絜百圍

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詩曰有渰
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
雅曰荷芙蓉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
爲偏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礫
江靡浸潭漸漬也洞蕭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
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
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
也蘇取草也齊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
也爲牆環繞以爲苑囿囿中觀宇相臨言多也
又曰咆鳴也勃解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
近在此若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
陰皆自得其類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
薈園木疎尋者大木也叢生曰篁篠竹也言
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
陰也向曰回曲漙澄也積水衆流相合爲池
贊分別也言衆草森然分別於內又曰禦謂池
沼草木有屋庇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

虞箴所以戒勒無爲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憂
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蘇草也

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

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

或沈也。翰曰：雖鳥鳴也，言不。𦔻𦔻回垆野奕。

奕畱畝甘荼途伊蠡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

起灌其後塏流十二同源異口皆爲屯雲泄爲

行雨水澍之稷古稌徒陸時稷吏黍一黜柳桑

杯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葦葦充茂桃

李蔭翳音叶韻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武而隔踰奕世

劉曰腴腴美也詩曰周原腴腴

詩曰薄言采芑干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塏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爲十二塏者也微子麥秀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䟽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山詩曰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正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注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稼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方言曰時

植立也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
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翰曰奕奕盛也蓄薺也茶苦菜也伊維蠹生也
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稻麥也
塹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
口分渠口各別也又曰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
也油油潤色絳似麻可爲布銑曰蓄積也言
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
雨也良曰稌稻蔣種也又曰均田畫疇定其
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
而布蔭翳繁盛貌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
也隔阻踰絕也言太平安無事雖內則街衢善作
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衝

輻湊朱闕結隅石杠

江

飛梁出控漳渠䟽通

溝以瀕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

平

而可濯方

步欄

占以

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

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

班之以里閭

劉曰言鄴城內諸衛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

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

杠謂石橋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

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宕中東出南北

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衝交道也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

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

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宜

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

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雜色曰斑家

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

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向曰

關樓隅角控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班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間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

踰六卿太

善作奉

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

屏齊榮肅肅階闕

許亮

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

作禎

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

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時太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
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國始置太常宗
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
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
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又曰夏屋渠梁鄭玄禮記
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榮
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折
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
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
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毛萇曰禎幹也
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
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
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夏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
府寺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
嚴整貌闕兩階之間言作爲禎祥肅然嚴整扃
闕也言有重門故其闕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
政事者爰於毗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

也為政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

寘宮之東閨出長者巷苞五臣作包諸公都護之堂

殿居綺窻鹽騎朝猥鳥蹠徒危古敺劉曰長其中壽吉陽

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北入比皆貴里都護者

將軍曹淵也漢書曰萬石君傳徙其家長安戚

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曰交疏結綺牕

廣雅曰猥衆也聲類曰蹠蹠也說文曰敺驅也

丘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

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寘置也閨門也言

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向曰都護

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窻銑曰輿車騎馬猥

多也蹠敺言累積也天下朝貢車營客館以周

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

坊飾善作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閨闕起建安

而首立葺

七

牆幕室房

無雜

翫

居川九

罔掇

五臣

作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

知

無以儔豪街之邸

不能及

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

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左傳曰高其闔闔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圻人以時冪館宮室子產曰僑

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閼巷門也一曰閼門中所

從出入也葺覆也圻人塗人也冪埤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

如廣成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

也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豪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

內也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開巷門也閼門中道也

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

翰曰葦覆幕漫

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斤斧也罔

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

理也廣成傳秦之客館豪街邸蠻夷館漢時所

立言此二者不

能及我所制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達而

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闔闔以襟帶濟有無之

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

眇之博大

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

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

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

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

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註曰旗亭市樓也堯辭

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眇視也

翰曰廓開也廛

旗亭市樓也堯辭

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
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
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闐闐市中
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二者
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
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
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
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

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

異觀質劑于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劉曰軾車橫覆

滕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
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
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
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察
百隧史記蘇秦曰臨畜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
衽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

憑軼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
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明
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良曰隧
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靡擊也軫
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軼捶馬幕覆車
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
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
異見質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
刀錢也言錢布相才五臣以工化賄以商通難
與交易不可勝筭貝作材
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
就攻不鬻邪而豫五臣作預賈古著馴致善本作風之醇
醲劉曰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
漢書貨殖傳曰相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
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
也詩云我車旣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曰

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濫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樸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樸之理也

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

琮
帙嫁

積帶

徒結

琛幣充牣

仍

關石之所和鈞財

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

救而

且祖駿

朗馬四間爾雅曰秋爲白藏因以爲名也大

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䟽曰越

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度

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

廐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

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

風俗通曰繫軻之後輪布一疋二疋是謂廩君

之賁巴氏出帙布八丈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

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

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內其

中說文曰駟壯馬也銑曰藏即渾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
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向曰
賓南夷稅名帙布也滯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弊帑蒲也珠玉布帛充
蒲於庫闕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
者無失常者亦慎也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蒲庫委積其勁硬者廢養馬屋也駟壯也
冀馬謂冀北所生馬填至平勅
京敵糾紛廢土
溢廢中而呈壯駿也

固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旌旗躍莖

弓珧以解槃景臣予鉦飄英三屬之甲縵莫胡之

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亦精反劉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

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爲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

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
曰弓以蜃者謂之玼蜃骨也檠弓押也詩曰二
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趙惠文王好劒劒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
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
冠漫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
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
更羸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
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
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士交正毛詩曰興言
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檠
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爲單于
控弦之士三十萬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賈石威
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向曰
勅大也純紛亂也庶士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
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
大振曜其威靈也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
襲重而衣之曜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

以蛤骨飾弓曰玃繁弓匣也解繁開弓匣矛鉞

皆兵器爲風飄其英英旗飾也

銑曰屬連也

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

擇也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

更羸更羸古

齊被練而銛

戈襲偏繁

以讚

會

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

胡麥精

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鉅氣彌銳三接三捷旣

晝亦月剋剪芳命吞滅咆

交白休

雲撒叛換席

卷虔劉侵

子

威八紘荒阻率田洗兵海島刷馬

江洲振旅鞫鞫

田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䟽爵普

疇朝無元

五

印國無費留

劉曰左傳曰被練三

史記蘇武曰強弩在前鉞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黷孫子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烏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被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曰一月三捷旣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戢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

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
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華曰救馬河源遊
目崑崙蒼頡篇曰鞬鞬衆車聲也毛詩曰悠悠
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向
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鈇利之戈襲著也偏
襲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
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襲之裳以爲行列也軍
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
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
洲也兵還曰振旅鞬鞬衆聲悠悠旆旌飛貌戰
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
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刊印印角漸銷項羽
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刊言今有功
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刊印功不賞曰費留謂
今賞之故無此也銑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
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爲皆合宜制鋒鋒
刃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
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鏖之

氣彌加猛銳

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哮猶咆哮也言放棄王

命咆哮不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侵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荒阻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喪

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戰柯以

柙

胡甲

牙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

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

斯貴利往則賤圉圍寂寥京庾流衍

劉曰尚書曰往伐歸

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譬猶礪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於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禮記曰仲春省圜圉文子曰法寬刑緩圉圉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旣平而能爲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戢斂其柯藏押其刃虹旌畫爲虹者攝收其摩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圉圉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

於是東鯁

帝

卽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惠

朔

北思韙

偉

縣縣迥塗驟山驟水

居

負畫

慈贊

職

重譯貢篚鬘

側

首之豪鏐

渠

耳之傑服其荒

服歛衽

審

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

庭燎晰晰

列

有客祁祁載華載裔

入聲

岌岌冠

縱

所

纍纍

呂

辨髮清酤

戶

如濟濁醪如河凍醴

流澌

息

溫酎

遲

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惜惜

醕

一

譙酣滑無譁

呼瓜反

劉曰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鯁人分爲二十餘

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懋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憚淮南子曰三苗鬘首責禮贊也周宮日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

爲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贄建安二十
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
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
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控糟凍
飲酎清凉王逸曰凍冷也酎三重釀酒也韓詩
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
醞許氏曰醞者美酒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
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
傳物志曰織纓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
曰賣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
曰青要之醢武羅司之穿耳以鐻郭璞曰鐻金
銀之器名醢音神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
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
鄭玄禮記注曰纒今之幘也纒與緝同漢書曰
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纒髮削左在毛詩
曰旣載清醕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
盤飲食行行王肅曰行所寬饒之貌也幡幡豐

多之貌也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萇曰湑舊也鄭玄曰沛舊之也一曰湑樂也向曰東鯁西傾國名即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躋美也絲絲遠貌迥長也襁以繩繫篚賚贊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絲絲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筐篚賚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又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漸冰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衍衍皤皤並多貌愔愔和悅之貌能者飲不能者止醴讌湑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銑曰髻首鐻耳皆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歛衽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歛袖而拜於帝闕之下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和和衆多也載華

載裔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
朝中國諸侯有冠繼則岌岌然繼冠也岌岌高
貌蕃夷之人則辮髮行列累累然良曰清酤
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

之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善無六英字

僊音曹五臣作嘈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

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大
英帝嚳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
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
道立根本也漢書頊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
韶繼堯也嘈與僊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
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
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

甚樂典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音韻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聽也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樂五莖顓頊樂冠首也冒猶籠也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籠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樂之聲二嬴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嬴之所曾聆聆聽也金石絲

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

聞

五臣

覺雜糅

汝

紛錯兼該

敷梵切

博韞

都泥

韞

居

所掌之音

邁

昧任

金

禁

金

之曲以娛四

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劉曰鞮鞻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

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旌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鞮鞻四夷舞者靡也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鞮孝經鉤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鞮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芳萬國諧翰曰干盾戚斧也羽翟羽旄旌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糝文絲也粉錯亂雜也該同也汜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絲亂雜兼同普汜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

曰鞞鞞樂官掌四夷樂所以各為其方
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
既苗既

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
去備法

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
劉曰建安

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城東建
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

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
干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

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
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
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

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銑曰既已
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

也

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
曰藉田以為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
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
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
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
樂鏘鏘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駟古者天子田
獵地名今則過也備地名今則過也林不槎仕栢五澤不伐天鳥斧古書之所著也
斨七以時罾網善作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
皓獸為之育藪舟魚為之生沼聿雲翔龍澤
馬恥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祿
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
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

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劉

草木未成曰夭斫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斫以伐
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
白麀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
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鬣雲者
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霓鬣雲澤馬見於
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
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壁一枚
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
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
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
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
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文子曰鷹
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工不得入山
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
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行小步也尚

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
曰穎德也葦茂盛貌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
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
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良曰槎斬也拊斬
去木稍也今復出者天獸之子斨斧也言非時
不入山林斬拊林木傷伐天獸禮云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
隼擊然後施罾弋故云斧斨以時罾網以道
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
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翮雲赤色雲飛
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爲之生
圖見寶也何曰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
莫黑匪烏莫赤匪狐擾馴擾也銑曰嘉穎爲
嘉禾合穗葦葦花秀貌浩浩泉流貌此皆明禎
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
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
收美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徒粹邃

餘糧栖畝而弗

五臣本作不

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

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

信

人謀

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異其神器闕

五臣作窺

玉

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

德之所莅量寸旬洎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

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

顯仁豈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

篆

逕

轉籀又

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葉形於

親戚

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緘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荏臨也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廢孽畜之也良曰敗敗和樂貌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醺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又曰五德五行也荏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又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讎荅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又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又曰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

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向

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匱金匱也所謂玉

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

又曰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

非蘖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

戚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漢

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

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也

本枝

別榦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

唼驗秋霜摘翰則華縱春葩英喆知雄豪佐命

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

密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

劉曰建安

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爲

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

受

受

受

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
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
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
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
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 善
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傳富辰
曰封建懿親以藩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
而天居彰後爲任城王植爲東阿王漢書終軍
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衽噉猶猛也荀悅申鑒曰
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
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
古言王室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謐靜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翰曰本根
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
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藩援 銑曰抗立噉猛
摘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

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
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向

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
務使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
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覩

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

五臣作情

綽矣帝德

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

王之庸庸追亘卷

居免

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

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

隆世

五臣作代

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

風

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
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曰幽通賦
曰旦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
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
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冲字書曰虛
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
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
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至
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
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
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
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翰曰
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已遂
傳業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
冲深自退為臣實至公矣濟曰榮猶美也庸
庸瑣瑣也亘過也睠睠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

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
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
領結繩之主睠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爲讓禹
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
遽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代有
醇厚字肉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
能與之繼迹而齊
其風言猶小也

是故料

聊

其建國析

先

其法

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

五臣作措

復之而無斁

亦

申

之而有裕非疏糲

魯葛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

所能具

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簾也韓詩曰糲糲之飯藜藿之羹漢書司馬

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

善曰說文曰析量

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

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又曰綽綽有裕銑曰

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

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折法度令得其所詢
謀宮室之儉奢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數
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
舉措枉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
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
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

陟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竒而見

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

詢

美之所

不渝其中

五臣無其中字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

鯉之淀

殿

蓋節之淵

五臣作泉

狶狶

祈

精衛銜木償

常

怨

寬

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

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

五臣作景

木羽偶

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

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

扶原反 劉曰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蓋節淵在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

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藥用下蛇十餘
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
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
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
生自下唼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
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
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至年十五夜
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
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
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絜齊待於傍
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
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
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
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
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
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
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

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說文曰抵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反今音祇抵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向曰詢信也渝異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太殊名可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談之非變改而妄說也
濟曰浞泉而
淺者周旋爲周遊也
良注翰注同
易陽壯

容衛之稚質邯鄲躑步趙之鳴瑟寔定之黎故

五臣
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湏千日淇
其
汨
相之

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

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
子
清河若此之屬繁富

夥

禍多

善作

句苦侯反

非

可

單

究

是

以

抑

而

未

罄

也

日

劉

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
衛之稚質史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真定屬
中山郡出御黎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
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
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
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
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
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斂而塋
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
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隣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
以闕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
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
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
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柘城曰雍
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

繚總清河一名甘陵也

善曰漢書音義臣瓚

曰趾爲躡趾都隸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

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涵詩曰瞻彼

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杜

預左傳注曰水出汨及郡及卽衛地也汨或爲

園音垣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水

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

女善行步皆妙鼓瑟同飲曰流同醉曰涵向

曰夥够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

繁多多豈可一一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

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間懸蹤選言以簡章

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

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

胡計反劉曰逸詩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

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撓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且杲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塹亂以收其且杲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爲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隤牆之事首尾相刺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牆謂爲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牆收且杲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運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爲諸清都紫微推見

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
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
頽牆填塹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諷一
故輕末而鄙賦 翰曰旨美也先生言以其土
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間麗然雖擇選章句
徒至九變廻復而終遺其美上林賦云頽牆填
塹者爲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
得至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
以頽牆爲末事也守古人賢 其軍容弗犯信身
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爲本也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勲配管敬之績

歌鐘折歷先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劉

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
女樂一分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
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
共之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

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
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傳曰君子曰殺
敵爲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
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 濟曰糾察華夏使
不爲非撫安戎狄使不爲亂元大也勳功也管
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
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魏
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間居

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
軼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劉曰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
軼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軼其廬不亦過
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
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

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
以爲然乃止于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
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
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
曰其室則迥老子曰解其紛銑曰段于木處
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
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
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于木乃止故云諸侯
爲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

謙謙同軒搢

女格

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

若蘭芬也

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門者公子方置

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
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
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

鄆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
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
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
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爲御
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向日魏公子無忘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
下賢士踰於丘山同軒卽爲御也英辯榮枯能
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

濟其危位加將相室

知逸

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

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
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
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

塞相說臨辯從秦張危出田謁乃簣以家取說
小室察取博使計祿者使單者請中告貧映之
竅塞枯而通天下為之報不稽實難將以無築散
應也於所升皆席應有華聞入死守齊資乃塞從
合也朝也論秦不應昭陽王昭遂曰擊事雖謀
四言能濟時曰枯善坐扣乃斷今曰匿能脅中人儀
侯張儀厄言則曰制秦疑不疑諸侯後四行東厚死
雖祿秦張冬曹諸侯後四行東厚死賈說付君
齊靠儀張解輔六說收貴行東厚死賈說付君
攻如儀祿朝臣曰其備不特先謝死賈說付君
秦以張英曰論不今印而顧聞生公即怨事為
一祿建室曰得若而國懷齊隨守以勝王將
言物為詩隙英合相不相不侯有秦者以勝王將

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推五臣作推惟庸蜀與鵠劬

鵠同窠苦句溝吳與鼃鳥猛同穴一自以為

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權

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鵠鵠株

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說文曰鼃

蝦蟇也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漢賈捐之

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鐘會論

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良曰

巢猶實也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之同山

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朗咽陽壤濺諸

漏而沮子如豫林藪石留力而蕪穢窮岫世雲

日月恒翳宅土煇驕暑封疆障厲驕蜀也泉流

逆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

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

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漱

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蹻蹻傾倒也

字書曰映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濺者何濺也

周易曰壅蔽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

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楊惲書曰蕪

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又曰泄猶

出也卑蒼曰燄熱貌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

積深奇崛而險也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流泉

逆集言百川水逆集於此映咽流也銑曰下

濕曰隰隰之土流濺水多復漏而出沮如泉泥

相和貌林藪礫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多

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

翳多雨蔡莽螫適刺力昆蟲毒噬劉曰蔡莽螫

向注同刺割刺多毒草也

昆蟲毒噬蝮蛇鳩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

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適割人昆蟲

毒蟲皆咬人也漢罪流禦秦餘徒郤制宵貌最罪陋稟

質逦七脆蔣巷無杼直首里罕耆臺或魑直髻

五臣作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官髮或明發而耀

結音計歌或浮沫而卒歲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漢

徒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北景合浦九真

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

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郤餘也地

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已蜀輕易淫

弱福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燕記曰豐

人予首予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

郭陋故曰無行首左傳曰最爾小國最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逦亦脆說文曰脆少爽易斷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七十曰耄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爲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漢書淮南王曰越鑢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爲古翦字子踐反文身即鑢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嫿嫿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佻或作嫿音韋若詩曰何以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邪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貌最陋醜惡逦脆急躁輕蹶之貌濟曰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人多不壽故巷無行首里希耆老雅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鑢膚即文身者鑢髮爲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嫿歌人憂者歎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爲終歲之事

風俗

以蚤

而界慄

果

為媼

音盡五臣作

人物以殘害為

藝

善曰楊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蚤應劭曰蚤狹也方言曰慄勇也果與慄古字通說文曰

媼靜好也左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

七良反良曰言風俗以狹劣果勇為好人

物以殘忍殺害為能也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

劉曰孔子

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

曰綴連也濟曰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

之由重山之束阨

鳥界因長川之

五臣裾勢距遠

關以闕閹時高櫟

巢而陞制

劉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

吳也漢書形束壤制善曰束阨束其民由於

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

之陞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

裾古據字九御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

鳥巢而設階陛之制固非其宜矣薄戍縣冪無

異蛛螫莫侯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善曰呂氏

春秋湯祝曰蛛螫作罔罟今之人學之蛛音株

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縣冪微

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螫之網觸而乃破

瑣猶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螂與先代善作而

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

常然雖信險而勦子絕揆旣徃之前跡即將來之

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善曰書曰天

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

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向曰先代吳王夫

差國滅公孫述稱蜀帝而亡雖各以恃險皆勦

絕揆度也我度二國則為後轍喪敗無日矣

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

觀形而懷怛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

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

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

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達國語注曰怛懼也良曰荀息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晉平公曰危

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懷惻怛

權假日以餘榮比

朝華而菴

奄

藹

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時說文曰木董朝華暮

落濟曰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覽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菴藹然至暮而落

麥秀與黍離可作謡於吳會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

殷之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蘄蘄兮黍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此歌謠也

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

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

音矐善作僂

然相顧

睒天焉失所有覲

他典

曹莫贈反五臣作

惜

容神

藥而形始

音汝

弛氣離坐

悞

典

墨而謝

劉

矐矐也春秋傳駟氏矐矐詩曰有覲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楊雄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慙善曰張以僂先矐反今本並為矐矐大視也呼縛反說文曰睒失意視也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忘與藥同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廣雅

曰弛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向曰矍然驚也睒焉失意貌醜面慙

貌慙愧也形屈曰蔡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

愧懼踉蹌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慙墨面色變墨而慙也曰僕黨清狂怵迫

閭漢卜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

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

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閩

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東甌孔安國尚書注濮

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

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改績漢莊同書曰夫孔氏之九

躅也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
狂怵迫猶逼迫也閩謂吳也僕謂蜀也言逼迫
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
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齊曰言是非常
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過以汎剽之單

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性迷以貽以繆強倘充

辰光而罔定劉曰方言汎剽輕也善曰鄭玄

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貽繆言既
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說文曰貽重次第物也
漢書音義應劭曰倘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
辰賈逵曰日月星也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惠
猶小才也性用心誤也貽次倘視也辰光日也
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生
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
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煒

不定言敬
懼之甚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

盛匪同憂於有聖

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爲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爲而無不爲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悉稷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測也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

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

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

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

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走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良曰言先生之言啓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升天浮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雖星有

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部

部家與剝廬

非蘇世而居政

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

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商

周易注曰蒨覆暖即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主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濟曰蒨家幽闇之處剥廬小人窮困之居廢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且夫寒谷豐黍吹

律以

善無

暖之也

五臣無

昏情爽曙箴規以

善

無

以顯之也

五臣無也字

劉同銑注

善曰孔

字

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

也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

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曉

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

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

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

申錫典章之爲遠也

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

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

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
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
庶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
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
無疆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
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亮曰日不

雙襲世無

善作

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

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劉曰荀子曰辯說譬論給

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漢文帝賜尉
佗書曰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曰經之以天
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
破道濟曰亮信也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
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自悔之也

卷第六

三

六臣註文卷第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李周翰

呂向註

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

郊曰

甘泉賦

并序

楊子雲

善曰漢書曰楊雄字子雲蜀郡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

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

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

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

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

臣善以相別佗皆類此 翰曰楊雄

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嘗作

縣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揚莊誦此文

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

邑人楊子雲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

郎時帝為趙飛鸞無子往祠甘泉宮

雄以制度壯麗因作此賦以諷之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

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

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良曰客則楊

莊也薦進也雄文則縣竹上方郊祀甘泉泰畤

止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

具太一祠壇太一所用如雍時又立后土祠分陰雖上孟康曰時神靈之所止也雖音雖良

曰秦時壇名汾水名時祭后土召雄待詔承明於汾南故曰汾陰嗣謂求子也

之庭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西都賦曰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銑曰

待詔待天子命也承明殿名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

風音諷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

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其辭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不敢正言謂之諷

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善作神休尊明號

善曰晉灼曰擁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言將祭泰時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翰曰成帝當漢之十世上玄天也言設壇郊天冀神之擁祐以休美之祥故尊祭牲加以殊號謂牛曰一元大武是也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美

羊

拓託迹開統

善曰文穎曰符合也言同符契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應劭曰卹

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美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銑曰卹憂胤續錫與美饒拓廣也言成帝憂無子繼續故修泰時祭后土也神明饒與福祥廣跡而開理緒也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曰

獬

事其

狂

木善

石之

之

佐

曰

晏

曰

如

龍

有

地

名

面

也

耗

庫

鬼

以

於

旗

屬

堪

輿

以

壁

壘

分

梢

甕

甕

面

也

而

扶

而

扶

栗

太

陰

主

也

前

二

謂

也

然

後

宮

者

亦

法

度

其

泉

之

賦

之

位

樂

計

圖

之

陳

鉤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虞

曰

伏

鉤

陳

使

當

之

臣

行

天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星

曰

也猶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向曰堪輿天地之神也使知軍之壁壘梢扶皆擊也夔魑猶狂皆惡神鬼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謹麟忍而

軍裝

善曰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輿至猶狂八神也言上諸神各有職役

夔魑之屬又梢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麟之盛而以軍裝也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也向曰八神八方之神令與天子警蹕也振衆也殷麟盛貌言八神之衆皆軍服而從蚩尤

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

容而

善曰張晏曰玉戚以玉爲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西京賦

曰蚩尤秉鉞奮鬣被般音班山海經曰蚩尤作
兵戈史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
篇曰鉞斧也東京賦曰紆黃組要干將蔡邕獨斷
曰干將劍名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爲
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吳越
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
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考工記注曰
秘猶柄也音秘 濟曰蚩尤古善用兵者干將
劍也秉執也戚斧也玉戚以玉飾斧也蒙茸陸
梁亂走貌言使此人帶劍執斧馳走於左右
齊總總以搏搏子本反五其相膠轄葛今矣駭
雲迅信善奮以方攘如羊反善曰晉灼曰方
總總搏搏束聚貌也吳都賦曰東西膠葛南北
崢嶸注曰膠葛長遠之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
葛其無垠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 銑曰總總
蕞蕞攢聚貌膠轄雜亂貌矣駭雲迅言其速也

奮亦速也方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初蟻切善作柴

倬音牙善作虎參差魚頡而鳥跂胡剛反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

賦注曰柴虎不齊也頡跂猶頡頑也銑曰駢並羅列也傑倬參差不齊整貌頡躍跂翔也言

衆神並列前後其行迅疾如魚躍鳥翔也翕誅忽赫忽習忽霍霧集而蒙

合兮半散照善作爛粲以成章善曰翕赫盛貌習霍疾貌爾雅

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齊曰翕赫習霍盛疾貌霧地氣蒙天氣言師衆如蒙霧

之合半散照爛謂分布而光明文章也於是乘輿迺登天鳳皇兮

而翳華芝善曰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蓋也言以華蓋自翳也

濟曰乘輿天子也鳳皇駟蒼螭兮六素虬螭郭車名翳隱也華芝蓋名

略生爾綏澗音虞音慘音綏音田高唐賦曰

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蚪說

文曰蚪龍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

蠖略蕤綏龍行之貌也離序慘纒龍翰下垂之

貌也向曰駟駕也蒼螭蒼龍也素虬白龍也

凡稱龍者皆馬也帥爾陰閉雪蘇然陽開善曰

言龍者美之也帥帥聚也雪散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

良曰帥聚也言聚之則陰閉散之則陽開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旃余旃北郅質偈傑

之旖旖旌氏也善曰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

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

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

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旟龜蛇為旐翰曰

清霄天也軼過也浮景倒景也夫何歎美之辭

旗上畫鳥曰旗畫龜曰旄到偈竿之貌

流星旄以電燭

五臣作燭

今咸

翠蓋而鸞旗

善曰言星旄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旄者羽旄也鄭玄曰

可以為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

傍銑曰旄以旄牛尾為之飾以星文其光如電懸於竿上以指麾也翠蓋翠羽飾蓋鸞旗畫

鸞於屯

善作

萬騎於中營今方王車之千乘

善

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王車以玉飾車也濟曰中營天子

營也萬騎千乘言多也

聲駢

普

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

駢先遺風

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言曰駢馳也郭璞曰駢疾也聖王得賢臣頌

曰追奔電逐遺風向日駢隱車騎聲也陸離奔馳貌言車騎之速過於疾雷馳及遺風也

臨高紆之崿

勇從聳

今超紆譎之清澄登榑

而扛

貢

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

巨矜反善曰孟康曰

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踊崿音竦如淳曰崿崿上下衆多貌服虔曰榑藥甘泉南

山也凌兢恐懼貌楚辭曰令帝閭闔閭闔而望予王逸曰閭闔天門也銑曰扛至也崿崿衆

多也榑藥山名閭闔天門名凌兢寒涼處也言衆臨高平之地乃升榑藥而至於天門過閭闔

入於寒涼之處也

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

繹

善曰轅與臻同或作轅西京賦曰通天諺以竦峙注曰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

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翰曰臻至也繹繹高貌言未至

甘泉宮望見通天臺繹繹然高也

下陰潛以慘

七懔來敢切兮

上洪紛而相錯

善曰慘廩寒貌也

良曰慘慄

其土廣大光彩交錯也

直嶢嶢

堯

以造

錯告

天兮厥高慶

羌

而不可乎彌度

杜洛反

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

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彌或爲疆濟曰嶢嶢高也造至彌終也言其嶢嶢然

至天歎其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

平原唐其壇

徒

漫

善作

兮列

新萸

善作

於林薄

善曰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于

虛賦曰案符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聚生曰薄曼莫旦切

道也壇漫廣大貌新萸香草也言平

原廣大之地香草徧列於林薄之間

攢并問與

芳步括

括

兮紛被

義

麗

其亡

五臣鄂善曰蒼

類篇曰攢聚也并閭樓也茨菰草名也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銑曰攢

植也并閭茨菰首瑞草名也言此崇丘陵之駢草徧植被麗色於林野無涯際也

頗我我今深溝欽苦巖而為谷善曰蘇林曰駢駢音巨我駢駢

高大貌也嶷巖深貌也向曰丘陵山之惣名駢駢高也嶷巖旁深貌言山阜之高溝坑之深

逞逞五臣作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也

已爾切靡乎連善作屬屬之欲反善曰應劭曰

往往脩理之也往往作逞逞古文往往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

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觀封巒施靡相連貌也鄭玄喪服傳註

曰屬連也齊曰般布燭照也言宮館分布有光色以相照封巒石關

二觀名也連屬貌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子唯水而成觀

工喚切

善曰孟康曰言厦屋

摧唯林木崇積貌也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良曰大厦屋也圖爲雲氣水波之文以爲詭異

目冥眴

莫見

而無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與矯同

良曰矯舉也

冥眴昏亂也言舉首高望令目昏亂

正瀏

瀏濫

以弘惝

惝今指東

西之漫漫

善曰孟康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漫漫無涯際之貌也

大也言觀其清淨高大指其東西無涯際也

徒

徊徊以徨徨兮魂魄

善本無魂

眇眇而昏亂

善

言迷惑也

翰曰徊徨謂心驚昏亂謂

據車

迷惑言警其壯麗令魂魄眇然迷惑也

軒而周流兮忽塊

鳥北作軼軼五臣

而無垠

音銀

韋昭曰軼欄也軒檻反也軼與櫺同周流流行周徧也塊北廣大貌也鵬鳥賦曰塊北無垠

向曰據依也軼軒欄檻也軼軼廣大貌言依其欄檻周徧而行廣大無垠畔

翠玉樹

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

音璘善

璘

漢武帝故事

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埤蒼曰璘璘文

貌也晉灼曰璘音璘向曰翠碧也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青葱玉樹色也又作

璘璘寶物文彩也

金人仡仡

魚乙切五臣本有一仡字

其承

鐘虞

巨

兮嵌

咸

巖巖其龍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

貌也嵌開張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嵌火敢切濟曰仡壯勇貌言壯勇之金人飾以龍文

令負鐘虞嶽巖巖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皆鱗甲開張貌

之炘炘音忻善曰晉灼曰景大也廣雅曰炘

觀華飾揚其光曜燎燭於上日配帝居五臣作宮之

懸圃兮象泰壹五臣作之威神善曰服虔曰曾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銑曰懸圃在

崑崙山上帝所居處也配匹言此宮觀亦可匹之太一天神也居於紫

微宮言此神麗亦取象焉洪臺崛善作其獨出

兮檄陟北極之嶸嶸七旬切善曰應劭曰嶸

宿廼五臣施式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挾爾振

音真 善曰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桼中央也振屋杙也振音辰 翰曰榮搏風也桼振屋

宇端也言臺高列宿 雷鬱律於巖窞 善曰鳥叫反 日月皆經歷於此

電倏忽於牆藩 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窞洞房釋名曰窞幽也倏忽疾

貌也藩籬也 翰曰巖窞山之深處也言雷聲小聞於深窞之處電光微見於牆藩之上

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 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

良曰顛墜也言鬼魅至神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亦不及其上半途而顛墜

浮蟻滅蠓而徹天 善曰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

里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皆倒在下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

飛梁浮道之橋孫炎爾雅注曰蟻蠓蟲小於蚊張揖三蒼注曰擊拂也 向曰倒景上照也歷

浮皆過也撇拂也蟻蝶遊氣也飛梁閣道也言高反出倒景過於遊氣絕出閣道而拂於天也

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熒匹闕而後應門善曰

曰大人賦曰攬欃槍以爲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熒闕赤色之闕也南

方之帝曰赤熒怒應門正門在熒闕之內也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欃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

方黑帝佐也翰曰欃槍星名玄冥北方水神名熒赤色造赤闕於南以象方色應門正門在

後闕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于以生川善曰如

闕之高乃陰西海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

汨疾也銑曰汨疾也生成也言闕高蛟龍連

蜷拳於東厓兮白虎敦五臣圉乎崑崙善曰連

蜷長曲

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漢含章曰天一之帝
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泉宮
中也敦徒昆切與也同濟曰崑崙山天帝
所居左青龍右白虎言此中象而為之也覽

繆流於高光兮溶

勇

方皇

五臣作

於西青

善曰

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繆流猶繚繞繆流高曲

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書曰

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青西廂清淨之處

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青銑曰繆流長

遠貌西青謂西廂清閑處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

晉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貌

也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

前殿良曰前殿殿名崔巍高也抗善作浮柱

和氏璧也用以飾殿玲瓏光明貌

抗善作浮柱

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之飛棟言檐宇高峻

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毛詩曰君婦莫莫毛
萇曰莫莫清淨也向曰淨在柔上柱也飛榱

椽也言檐宇高峻若衆神扶其傾側也莫莫衆多貌
閱閱抗閱閱即其寥

僚廓今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閱高也說文曰閱
靜貌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闔闔

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闔
闔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

爲揔稱紫宮其中別名上林賦曰刻削崢嶸司
馬彪曰崢嶸深貌也閱音浪翰曰閱閱闔闔皆

高也寥廓虛靜也言此殿高而虛靜有似紫微
宮之高深也并步交錯而曼衍今崦嵫

崦嵫高深貌馬田交錯而曼衍今崦嵫
皐隗五賄切五平其稍嬰善曰西都賦曰遂集

皐隗臣作崦嵫平其稍嬰平中園陳師按屯駢
部曲列隊注曰駢猶併也曼衍分布也埤蒼曰

崦嵫山長貌崦嵫高貌嬰繞也崦音摧崦五迴切

貌峻崕巍山高長貌言觀與之相嬰繞乘雲閣

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善曰服虔曰蒙籠膠

雲閣言高連雲也老子曰有物混成若自然也

猶自然也言上下蒙籠與山同體如自然而成

曳紅采五臣作虹綵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

言觀之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

宮兮若登高眇遠云國五臣作若登肅乎臨淵

善曰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琬室紂作傾宮以此

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

深淵也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為

琬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迴

焱標肆其殤徒浪切五駭兮披披桂椒而鬱移

夷善曰服虔曰迴焱回風也毛萇詩傳曰肆
揚疾也

又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棣移也揚揚樹也

言回風飏駭披散桂椒又鬱眾移楊也
香芬第房

同椒桂香木移楊木名言迴風疾過
以穹隆兮擊薄房隔切五

薄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
櫨都力而將榮善曰言

曰穹崇盛也謂香氣盛擊於
藹香**咲迭**許**以**

曲枅與搏風也構櫨曲枅也
棍本乎批結**今聲**普**隱而歷**善曰藹亦香字

歷鐘經歷至鐘也**排玉戶而颺金鋪分發蘭蕙與**

與風同歷於鐘**乃駢隱而發聲**

芎藭

善曰李詩曰鋪門鋪首也言風颺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蘭蕙與芎藭也

翰曰排開也玉戶玉飾戶也鋪門首也言風開

玉戶颺颺門首發蘭蕙芎藭之氣也芎藭香草

也惟五臣有弼普環宏其拂汨于兮稍暗暗烏

也

首字

惟

弼

環

其

拂

汨

于

兮

而靚

靜

深

善曰

弼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

動之貌

暗深空之貌

向曰

弼環聲

也

也拂汨動也稍少也言風擊其帷陰陽清濁穆

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

善曰張晏曰聲細不

過羽穆然相和也莊

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尚書曰夔典樂

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齊曰言風擊清

濁之音其細如羽聲穆然相和如夔牙彈琴

馬夔舜樂官牙伯牙也皆古之善樂者

舟

垂棄其剗居居剗居今王薊善作投其鈎繩善曰

應劭

垂

棄

其

剗

剗

今

王

薊

投

其

曰剖曲刀也。剟曲鑿也。尚書曰：咨垂汝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注曰：般，魯般。一云：公輸之于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之。又曰：王爾無所錯其剟剟般與班同。濟曰：般，倕王，爾皆古巧人也。剟，剟刀鑿也。鉤，曲尺。繩以准，直言見此奇。雖方征僑與倕，倕今猶彷彿。五臣作其若夢。善曰：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彷彿若夢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廋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倕，倕槐里人。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誤，即諦字音。帝良曰：方，且也。征，僑倕倕，皆古仙人名。且於仙人遊焉，亦不識其形狀，髣髴如夢中矣。

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五臣作廻

蓋天子穆然珍臺

間

開

館琬題玉英螭

音蟬善作螭

善

有

於螭

郭濩之

中

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回謂回皇也應劭曰題頭也棖掾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

也張晏曰蠅蚋蠅濩刻鏤之形也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蠅

音淵銑曰言宮觀之上彫鏤變化皆驚駭人之耳目也穆然靜默貌謂天子於珍臺閑館之

中靜默思祭祀之事琬題以玉飾掾英華相照也壇蚋蠅濩宮觀深遠之貌惟天所

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

善作思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

澄心清意言儲蓄精誠冀神垂思也濟曰言天子澄心清魂儲蓄精誠冀神垂心也感

動上有迴字天地逆釐

熙

三神者

善曰服虔曰釐福也韋昭

日逆迎受福釐也三神天地人也良曰逆迎釐福也言感動上下迎福於天地人之神也

廼搜述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乃函甘棠之

惠

善作恩

挾東征之意相與齊

齊

平陽靈之宮

善

韋昭曰搜擇也述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桀也臯臯繇堯臣也伊尹湯臣也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韓康伯易注曰洗心曰齊齊側皆切祭天之所故曰陽靈翰注同甘棠詩篇名美邵公化周公東征管蔡功成周業冠冠羣也魁魁傑也言擇取賢人臯伊之徒有魁傑之靡薜荔而風者與之同齊於陽靈宮陽靈宮名

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喻

五臣作吸

清雲之流霞

善作

環今飲若木之露英

善曰靡謂偃靡之籍地而爲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

繼佩淮南子曰志厲清雲非夸務也司馬相如
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霞或作瑕古字通
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
英英之含露者良曰若木神木也言吸雲表
之霞若木之露以取清絜也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
為歌頌以祭地祇向曰神囿祇堂皆祀神之

所作歌頌以祭之建光耀之長旂所今昭華覆之威威

善曰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埤蒼曰攀璇
旂旌旗旂也威猶歲耜也翰同善注攀璇

璣而下視今行遊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
七星所謂璇璣王

衡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
三危銑曰璇璣北斗也三危山名言臺高可

攀北斗下視陳衆車於東阬苦今肆玉軼犬而

下馳

善曰同濟注晉灼曰軾車轄也韋昭曰軾徒計切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

玉軾而並馳

濟曰東阮東海也玉軾玉飾車

軒也言陳列衆車於東海恣其車騎下馳也

漂龍淵而還

旋

九垓

銀

今窺地底而上

迴善曰

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垓九重也言從東阮

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

也說文曰漂浮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

淵驪龍頷下廣雅曰垓厓也厓亦重之義也

向曰龍淵劍名言浮龍淵旋經九

重之高窺見地底而上歸迴歸也

同音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善曰從從疾貌

聳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善曰從從疾貌

濟注同言使疾風扶

車轄鸞鳳銜纓緩也

梁弱水之鼎

挺

不周之逶

於

迪

音移善曰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渡之若鼎焚耳鼎焚小

水貌字林曰澹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透蛻欲平貌也鼎吐足切澹音熒向注

同鼎澹不流貌透迤長曲貌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乃娛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

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東京賦曰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楚辭曰

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銑曰西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宓妃洛水

東神也言至西極想王母上壽乃玉女亡無所娛好色敗德故屏除美女宓妃也

眺其清臚盧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善曰服虔曰臚

目童子也毛詩曰螭首蛾眉良方攬覽道德

之精剛今侔神明與之爲資

善曰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說文

曰攬撮持也精剛精微剛強也也言撮取道德精微之理法神明以爲資用也

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

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也尚書曰至于

岱宗柴應劭曰牲王之香也燔柴以尊所求燒牲玉薰天以祭也宗尊也

搖泰壹

五臣本作招搖太一

舉洪願樹靈旗

善曰如淳曰招作臯臯挈

臯也積柴於挈臯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搖與遙同

也服虔曰洪願旌名也應劭曰旌旆布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禱大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召靈

旗以指所伐之國也漢郊祀志元鼎五年秋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

象太一三星爲泰一縫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向曰搖搖太一皆星神

名洪順善作 **上配藜四施**善曰張晏曰

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離四布也

周禮曰供祭祀之薪蒸鄭玄曰麓曰薪細曰蒸

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為焜字書曰焜煌火貌

向曰樵蒸炬火也言炬火之光焜然披離施之

於四邊也 **東燭滄海西耀流沙**所北 **黃**焜 **幽都南燭**

移 **丹崖**五臣作涯 善曰服虔曰丹水之涯也

尚 **丹崖**尚書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吳都賦曰

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注曰尚書曰宅

朔方曰幽都謂曰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同燭

與晃音義同方言曰煬炙也 良曰燭耀 **玄瓚**

燭煬皆光照也謂東西南北極遠而照也

濟曰瓚酒器以玄玉飾之

器貌粗鬯香酒泔淡清也

吟蛩幽蟲

標

訛碩鹿

善曰言和豐分
布芬芳盛美也

𧈧 𧈧蜀都賦曰景福𧈧𧈧而興作上林賦曰𧈧
 𧈧布寫說文曰𧈧𧈧布也韋昭曰碩大也言炎

燦燦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光也說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銑江同豐融

謂饒衍也。鬱鬱芬芬，香氣盛也。碩，大也。遠，遠方之地也。選，巫咸。

今叫帝闔開天庭兮延羣神

善曰：「謁虞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山

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令帝閭開兮

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良曰巫咸古神巫之名帝閻天門也言擇取巫咸令叫開天門以延

百賓鳥暗感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善張晏

曰儼贊也鄭玄周禮注曰按賓曰儼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也委積也銑注同言神賓從

衆多下於清壇致以祥於是事畢功弘廻車而

歸度三巒兮偈懋棠梨五臣作黎善曰晉灼

有封巒觀三巒即封巒觀也漢書曰甘泉有封

巒棠梨韋昭曰偈息也翰曰因事畢謂祭畢

也功績既大廻車將歸天閼決兮地垠開八荒

度三巒山息棠梨館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閼門限也決

協兮萬國諧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

萬國俱協諧也向曰閼限決開也言天地之

門開通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無不諧和也

登長平兮雷鼓磔善曰長天聲起兮勇士厲善曰如

平坂名在池陽南字指曰磔大聲也天聲如天

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濟

曰雷鼓六面鼓也礚大也言天子登此坂擊鼓其聲大如雷故曰天聲也勇士厲謂皆嚴整

雲飛揚兮雨滂沛五臣作于胥德兮麗萬世善

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故華麗至於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

也胥皆也翰曰謂天之恩澤霽霈如雲雨于胥德謂君聖臣賢以德相輔其麗長至於萬代

也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摠撮所要也翰注同言重理一

賦之意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曰圜丘大壇祭天

也銑曰圜丘祭天之壇崇崇隱天言高也登降劓爾施爾單蟬堦

拳垣兮善曰登降上下也堦施邪道也增宮參

善作差駢千嵯何山峨兮良曰參差不齊貌嵯峨

峻

也嶺零嶺營營嶺鄰峒無厓五臣善曰埤

嶧嶧峒深無厓之貌上天之緯載杳旭卉善

緯事也杳深遠也旭卉難知也毛詩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銑曰杳高遠也旭美卉衆也言

上天之事高遠故其美衆多也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五臣祗

善作郊禋神所依兮善曰李奇曰對配也詩曰帝作邦

祗作對言來郊禋而甚敬故為神祗之所依也

良曰聖皇帝也對配祗敬也言能與天相配致

敬以奉郊禋故徘徊招搖靈棲遲善作兮善曰

為神所依附也徘徊招搖靈棲遲善作兮善曰

猶彷徨也遲遲即棲遲也毛萇詩傳曰棲遲游

息也遲音棲泥大夷切向曰招搖神名言神

靈徘徊而棲

遲於此也

輝光

善作

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

宣

孫長無極兮

良曰言神祇降福故得子孫無極也

耕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爲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

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摠角辯惠摘藻

清豔

鄉邑稱爲奇童弱冠辟司空太

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爲衆所疾然

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

引證䟽略故並不取焉

注善屬文仕西晉爲黃門郎晉武帝

時作賦藉者借也借人力理田以奉

宗廟示爲

天下先也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

畝之甸禮也

善曰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未誤也東京賦曰脩帝藉

於千畝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爲藉千畝

銑曰伊維也四年武帝四年也千畝天子藉田

數也甸郊野之稱也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封人

音互善曰周禮曰甸師掌

壤類以宮掌舍設桓音互善曰周禮曰甸師掌

師猶長也然甸師而爲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

禮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又曰封人掌設王之

社遺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墳謂壇

及媚埽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

桓再重杜子春讀爲桂桓青壇蔚其嶽立兮翠

幕黝敢以雲布善曰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

司空除壇于藉揚脩許昌宮賦

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
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黝其四塞黝黑貌也封
禪書曰雲布霧散濟曰春上青故用青壇翠
幕也嶽立言高也雲布言廣也蔚黝皆色之深

也結崇基之靈址今啓四塗之廣阼

善曰崇基謂壇也於

壇四面而爲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
也良曰結構也址壇之基也啓開阼階也餘

同注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

阡繩直邇陌如矢

劉曰膏腴肥沃也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子虛賦曰

激水推移史記曰秦孝公壤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東京賦曰周公初基

其繩則直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詩曰其直如矢善曰墳腴平砥魏

都賦曰墳衍斤斤鄭玄曰水厓曰墳蜀都賦曰內函要害於膏腴銑曰砥石也言千畝之田

膏壤而平激引河洛之水以灌田紵五臣書屈

服于縹軛

革於

紵

紵

紵

善曰縹帛青也說文曰

縹帛青色吳都賦曰鯨輩中於羣牯說文曰牯

轅軛也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額曰軛說文

曰紵染青而楊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

金向曰牯牛也軛車軛也耜農器也綴謂置

之於車也忽縹紵皆青色以取東方之象焉

儼諸駕於塵右今俟萬乘之躬履善曰駕牛儼

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諸畜故曰儲駕也說

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

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公於古也

向曰儲於塵左以向春郊也俟待也萬乘天子

也儲牛以待天子親履耕事

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具

惟命臣

善曰西都賦曰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尚書曰百僚師師羽獵賦曰先置乎

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職分也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

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向曰僚官也言百官各以位次自一命至九命咸從天子也

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轡

轡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魏都賦曰習步頓

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論語曰春服既成薛君

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

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麟麟翰曰蓋春衣青

故言春服也萋萋色盛貌游車天子從微風生

車也言百官皆隨從車而行麟麟車聲

於輕幘兮織埃起於朱輪

善曰幘車幘也釋名曰車幘所以御

熱也吳都賦躍馬疊路朱輪累轍又揚憚書

曰朱輪者十人向曰幘車網也埃細塵也森

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

音貞

善曰森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

也濟曰森衆盛貌言羣臣皆奉珪璧於階庭

位以望天子之

車肅然震懼貌

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

北辰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詩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

命而加敬也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共之

向曰言諸侯見於天子肅然

如湛露之見日於是前驅魚麗

衆星向於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重鱗萃善

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

如今導引也東京賦曰鵠鵠魚麗箕張翼舒又

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爲魚麗之陣東京賦

曰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又漢雜事曰諸侯貳車

九乘秦滅九國兼其中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

前言行列如閶闔洞啓參塗方駟善曰洛陽宮舍記曰洛陽

有閶闔門西京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夷庭羽獵賦曰方馳千駟銑曰閶闔天門也參塗謂駟

馬而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善曰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

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書儀曰漢乘輿

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翰曰常伯官名行則陪王之乘車太僕執御之官也故言秉轡

后妃獻種直種六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

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善曰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

官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漢書曰大農

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殖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

翅而騰驤東京賦曰齊龍驤之沛艾綜曰騰驤趣走也沛艾作姿容貌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沛艾赳螭銑曰金根瑞車也龍驤馬之大者騰驤沛艾皆馬行貌表朱玄於離

善作離坎飛青縞老於震兌中黃驊以發暉兮方

綵紛其繁會

善曰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也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

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也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

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

如車色銑曰同善注言天子行車服五輅焉旌旗各以方色而引前繁會言盛也

鑾九旗揚旆瓊鉞

吸

入藻雲罕晡掩

鳥感

謁

善曰周禮曰王

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
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
龍為旂通帛為旒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
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旛折羽為旟滅榮緒晉書
曰雲罕車駕駟闐載闐與鉦音義同蒼頡篇曰
榮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向曰藹繁也
鑾鈴也所以節行步瓊鉦以王飾鉦
也入藥鉦飾也雲罕幡也晻盛貌
嘒以啾知子曹今鼓鞀步砮火隱以砮普蓋
苦蓋反善曰東都賦曰陳金石絲竹鄭玄曰
竹簫管也楚辭曰鷗雞嘲晰而悲鳴蒼頡篇曰
歌衆聲也東京賦曰奏嚴鼓之嘈囂綜曰嘈囂
鼓聲也周禮曰鍾師掌鞀鄭玄曰擊鞀以和樂
字林曰鞀小鼓也鞀與鞀同砮與訃音義同字
書曰砮大聲也字指曰砮大聲也向曰嘲嘒
竹聲砮隱砮
磬革聲也筍尹虞巨疑以軒翥今洪鐘越乎

區外

善曰西京賦曰洪鐘萬鈞猛虞趙趙注曰縣鍾格曰荀植曰虞西京賦曰鳳騫者於

薨標騫音軒楚辭曰鳳騫而飛說文騫飛貌也

天子之行擊左右鍾東都賦曰鏗華鍾尚書大

傳曰天子左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鍾

皆應濟曰荀虞以猛獸為飾也軒者猛獸貌

洪大也言大鐘踰越在區宇之外

震震真填填塵騫務連天以

幸乎藉田

善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蔽

野埃塵連天騫或為霧非也良曰震震車馬

聲也填填車馬衆貌騫上也言塵上連天幸於

藉田蟬冕頽古以灼灼兮碧色蕭其芊芊似夜

之所

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

乃降靈壇撫御耦

善曰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曰天子升

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
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
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向曰蟬冕侍中服
也碧玉也謂羣臣珥蟬執玉者衆也灼灼芊芊
蟬玉之色也言似夜光之璧出於璞繁茂之松
依於山言光彩茂盛也銑曰撫執也謂天子
下壇執耦也坻五臣作游場染履洪縻忙在手善曰
二耜為耦也坻作游場染履洪縻忙在手方言曰
曰坻場也蚍蜉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
也音傷說文曰縻牛轡也翰曰場壤也言天
子游步於壤履染於土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
以執洪縻也縻牛轡也
賤以班或五或九善曰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
推國語說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千
千畝韋昭曰一發一耜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
各三其上王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
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

以文而害實也發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

而潘雜用之禮記曰帝籍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齊注同言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五臣無

貴賤以班也華裔善曰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

都鄙華裔上長知幼雜還徒以交集士女頌斌

女咸至其所長丈幼雜還荅以交集士女頌斌

而咸矣被褐振裾垂髻大總髻善作髮

頌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戾至也老子曰被褐

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

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祔

音切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埤蒼曰髻髻也

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

日言少長咸至也雜還衆多貌頌斌分布也

向躡

踵側肩擗居裳連袂善作黃塵爲之四合兮陽

光爲之潛翳

善曰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爲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

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

注曰從後牽曰倚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或謂

之簫簫郭璞方言注曰簫即袂字也說文曰袂

袖也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

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濟曰言衆多奔

競或躡脚連袖以致塵埃翳於光景

動容發

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

善曰善

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西都賦曰采遊童

之歡謠劉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

治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

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虞立壽

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

觀者皆動其容儀發音贊美抃舞衢路歌詠聖

德也

情欣樂乎善作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善曰

也

西京

善作

賦曰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侍尚書曰不
昏作勞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
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
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
猶樹也翰曰昏疆也言人皆勸勉而作思慮盡力於種藝之事

靡推

善作

督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

善作厲

善曰說文

也字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向
曰鑿無督責也言無人責罰人自勤勞不為程
課人自勉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
善
周易曰說以使人人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
刑而天下振向曰言天子躬先人勞人自悅
使豈為嚴刑猛制以威之哉言不示也

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

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

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向曰：言耕則益，不耕則損，故云隨時。

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

善曰：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

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爲天，而民以食爲天。

銑注同。正其末者，端其

本，善其後者，慎其先。

善曰：言治國之道，以商爲末，而農爲本，以貨爲後，而

食爲先。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

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注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

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向曰：末，謂商賈。本，謂農田也。言理人之道，後其實貨

先於穀食也。

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

善作壹

善曰：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尚書曰：禹別九州，任

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一專一也翰曰不任謂不
以地宜貢賦也四人謂士農工商不一不單脩其一業也野有菜蔬之色朝

靡代耕之秩

善曰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

祿足以代其耕銑曰菜蔬之色謂年無儲穡飢也靡無也言年飢則朝無秩祿也

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

善作必善曰言無諸穡以度荒災空自

必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穡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

曰虞度也左傳王曰余一人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向曰儲穡謂倉廩也虞備也言無倉廩

以備凶災徒望

三季之衰皆此物也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

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良曰此物謂農也言三季衰亡皆不

脩農之過也 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

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善曰東京賦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左氏

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周易曰君子

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言常節約以戒不虞

故圖之者必於豐殷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

曰儉少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翰

曰聖上君也丕大也言我君昧旦思大明至於

夕惕常懷驚慄以憂於人也圖謀匱乏也謂謀

乏防儉於豐逸之時欽敬恤展三時之弘務致

憂也敬哉所憂者惟穀也

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善曰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

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

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漢書董仲

舒對策曰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此亦堯舜

之用心也

銑曰言能三時爲農以致倉廩充

實謂堯湯遭水旱百姓不飢者爲用心於農以

存救人

之術也

若乃廟桃

堯土

有事祝宗諏

作

日簠

南

簋

普淖

汝教

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

五臣無

是

乎出

善曰廟桃東京賦曰躬追養於宗桃禮記曰遠廟爲桃又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

人也

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

酒則諏謀其日

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周禮曰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

陳之儀禮曰孝孫某

敢用嘉薦鄭玄曰

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

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

左氏傳曰爾貢

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周禮曰鬯人釀

秬以爲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

杜子春曰蕭

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蒸蕭合馨香茅以縮

酒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向注

同言

謀事於宗廟簠簋豐溢德能大和亦因藉田而

致殷實縮縮酒茅鬯蕭茅皆香草也言亦出於藉田之中黍稷馨香白酒嘉

栗宜其民和

善作

年登而神降之吉也

善曰左氏傳季

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譏慝杜預曰栗謹敬也左氏傳季良奉粢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向曰旨美也方酒告神曰嘉栗言祭禮豐盛必當人和歲豐神降之吉祥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

善曰孝經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濟曰靈善也言孝者是天地之性人之所善也

昔者明王以孝理

善作治

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

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

善曰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良曰鮮少也

言明聖之君以孝理天下繼之者少逮及也及我天子實光此孝道也儀刑五臣作形

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

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萇曰

孚信也孝經子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銑曰形見孚信也言以禮儀見信於萬國

盡愛敬之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道於祖考

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

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尚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向曰祭以致孝農以固本能

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善曰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崇農祭之道其盛此一役也而二美具五臣作顯焉

德大業可謂至也善曰一役謂藉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向注同二

美謂案盛豐不亦遠乎不亦重乎善曰論語文

百姓足也遠重之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茅五臣作

至也曰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

采其芹毛萇曰薄辭也良曰思樂甸畿詩頌

篇所以美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

王之親耕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其農三

推萬方以祗

音脂

善曰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爾雅曰祗敬也

濟

曰言天子崇三推之禮萬方敬而從勸

耨

如我公田實及我私

善

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

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齊曰耨除草也公田謂千畝田也我

私謂桑

我簠斯盛我簋斯齊

五臣作桑

善曰

盛之實

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

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晉資

案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魯孫之

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路積穀也坻水中高地

濟曰陵坻皆小山也庾瓦器也言倉庾之多如

山念茲在茲永言孝思

善曰言念此黍稷在此

祭祀也尚書曰念茲在茲

毛詩曰永言孝思

在於孝敬永長也謂長言孝思之道也

民力

普存祝史正辭

善曰左氏傳季良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腍謂人力

之普存也良同善注

神祇攸歆逸豫無期

善

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

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向曰言神祇所歆享

降逸豫之一人有慶

善曰尚書曰一

之福無限也

人有慶

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馬融曰取獸曰畋

子虛賦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

令病卒 向曰漢書云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少好學景帝時遊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薨歸成都久之後蜀人楊得意侍武帝嘗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假設此三人爲辭以諷

楚使子虛使於齊

五臣再
有齊字

王悉發

五臣有境內
之士備五字

車騎

五臣有
之衆字

與使者出畋

善曰司馬彪曰畋獵也家語曰孔子在齊

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畋罷非也向曰使者謂子虛也餘同善注

子虛過五臣鳥五臣有先生善曰張揖曰子虛誇也丑亞切字

當作詔向曰言獵罷之亡五臣亡字是公存後子虛過爲誇誕於齊

焉坐定鳥五臣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

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

欲夸五臣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莫之

事也善曰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廣雅

鳥有先生及亡是公俱在故相與坐定將有問

焉向曰先生問子虛與齊王畋樂乎然則何樂言獲少不應至樂子虛對先生云謂曰可得

齊王誇車騎僕所樂者對楚雲夢之事曰可得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

五臣作駕車

千乘選徒萬騎

畋於海濱

善曰郭璞曰濱涯也子虛可得聞雲夢之事乎

良曰先生問濟曰王

齊王也齊近海故言海濱濱涯也

列卒滿澤罟網彌山

善曰郭璞曰彌

覆也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罟紘罟之網也

掩

兔

力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

善曰司馬

彪曰麟輶也音羣昭曰脚謂持其脚也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

李奇曰鮮生也染濡也切生肉濡車輪鹽而食之也

麋麟皆獸名掩謂以網掩之麟猶車輶也驚駭也

也海出鹽故言鹽浦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善曰郭璞曰伐其功也鄭玄禮記注曰矜

自尊大也良曰言得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

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

寡人乎善曰郭璞曰與猶如也銑曰顧謂齊

王顧子虛而問云楚有遊獵之處如此

乎孰誰也問楚王之獵與寡人誰勝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

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

澤五臣有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

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

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

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俱憶第房鬱隆崇峯岑峯吟參差日月蔽虧善

郭璞曰下車謙也廣雅曰鄙小也覽於有無謂

或有所見或復無也郭璞曰特獨也隆崇竦起

也第音佛張揖曰高山蔽日月虧缺半見也

濟曰子虛稱臣於齊王也鄙陋也言我楚之鄙

陋人有幸得宿衛時從君遊觀後園之有無且

猶未徧安足知山澤之多乎言不知也良曰

唯唯應敬之辭向曰言山

之詰屈高峻擁蔽日月也

雲罷疲池陂婆陀駝下屬江河善曰郭璞曰言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郭璞曰言旁類也

屬連也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

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假借協陀

之韻也翰曰言山勢樛結峻絕干觸青雲也

罷池旁類貌陂陁寬廣貌言此山旁類寬廣下連江河也其土則丹青赭堊

惡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

張揖曰丹丹砂也青青鱗也赭赤土也堊白土

也蘇林曰白垺白石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碧

青石也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向同善注雌

黃白垺石英也錫白臘碧青玉俱生於地故云

土也言衆物顏色相照爛然如龍鱗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

昆吾瑱玢勒玄厲礪石砮夫善曰張揖曰

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

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張揖

曰瑱音絨張揖曰礪石砮砮皆石之次玉者礪

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砮砮赤地白采葱蘢白

黑不分管子曰陰山礪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

文選二

砥硃類玉

銑注同

言生於石故云石也

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

待昌

切善

若射

夜干

善無射

芎藭菖蒲芷離蘼蕪

諸柘巴苴

子餘反

善曰張揖曰蕙圃蕙草之

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

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

非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蘼也似蛇牀而

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曰巴

苴草名一名巴蕉

良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

曰圃園屬餘皆香草名

降陟

爾

靡案衍

戰壇

徒贊

曼

緣以大江限以巫

山善曰司馬彪曰壇曼平博也張揖曰巫山在

南郡巫縣向曰陟靡邪長貌案衍窠下貌

其高燥

壇曼平寬貌言原澤上下邪長或窠下

或寬平緣於大江以巫山為限畔也

蘇則生歲林之荪斯苞表荔隸薛莎蘇和青蘋音煩

張揖曰歲馬藍也荪似燕麥也苞蔞也蔞馬蔞也蘇林曰荪斯歷切蔞皮表切張揖曰薛蔞蔞也莎蔞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向曰高燥謂高原也餘皆草名其埤

濕則生藏菰落唐兼葭東蔞彫胡蓮藕菰孤善蘆

菴淹藺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善曰郭璞曰藏菰草名中

牛馬藺張揖曰兼兼葭蘆也埤音婢葭音郎張揖曰東蔞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盧扈魯也菴藺萬也子可醫疾軒于藺草也生水中央州有之藺音猶郭璞曰圖畫也良曰埤濕下濕之地其西則有湧泉餘草名言衆草不可圖畫其象

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

沙

善曰郭璞曰波抑揚也應劭曰芙蓉蓮花也濟曰清池池名激水謂其波激揚也芙蓉菱

華水草名鉅大也言水下有砂石也

其中有神龜蛟鼉

毒瑁

鼈鼉

善曰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銑曰皆水蟲也言池中有之其北

則有陰林巨

善作

樹梗柎

南

豫樟桂椒木蘭檠

離朱楊檀

側

梨棗

鄧

栗橘柚芬芳

善曰服虔曰陰林山

北之林也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柎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

也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亦莖柳也有蓋山之國

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張揖曰檀似梨而甘也棗棗也說文曰棗棗似柿而小名曰

楔而充切蘇林曰棗音鄧都之郢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銑曰巨大也餘皆果木

名芬芳香氣也其上則有五臣有赤猿宛鵲孔鸞騰遠

射夜干善曰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向

鳥名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也其下則有白

虎玄豹萬蛇以區丑犴五安反善曰郭璞

百尋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也多白虎又曰幽都

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

翰曰下謂林木之下餘皆猛獸名於是乎乃使

專善作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左氏傳曰吳公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

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殺闔閭向曰楚王

傳諸勇士也格擊也手格謂空手擊之

旃曳明月之珠旗

善曰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

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郭璞曰刻玉以飾車也張揖曰以魚鬚爲旃柄驅馳逐獸也撓靡也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銑曰馴養駁獸名魚鬚竿也旃亦旗也撓弱也言楚王建干將王養此獸以當駟馬靡曳皆執持之貌

之雄戟左鳥號之彫弓

善曰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鉞

者干將所造也史記趙良曰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鉞音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隨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鳥號也郭璞曰彫畫也向曰建立也彫畫爲文彩也左者佩之於左畔

右夏服之勁箭

善曰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

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良曰其箭利故云勁右謂右邊佩之

陽子驂乘

嬖

五臣作織

阿爲御

案節未舒

即陵

五臣作交

狡獸

善曰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織阿占之善御者織音織

楚辭曰織阿不御焉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健之獸也天文志曰案

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銑曰陽子則孫陽也皆古之善御者案節謂節馬足也未舒猶未

馳也言馬足未馳已

楚蛩蛩

韓力距虛軼野馬

凌轢狡健之獸也

轉

衛

陶

善作

餘

音塗

善曰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說苑孔

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壓以走二獸者

非性心愛壓也爲得甘草而貴之故也張揖曰

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

狀如馬名陶駘郭璞曰轉車軸頭也軼轉言車

之疾能過野馬及駘駘也軼不言車轉不言過

互文也向曰楚駘轉皆蹀躞也餘皆獸名

乘遺風射游騏

式六

呻

式刃

倩

練牆

利

見力

雷霆擊

善曰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厲如馬一角不用者騏

萬音攜張揖曰皆疾貌也倩千見切利音練郭璞曰霆劈歷

齊曰遺風千里馬名游騏天上

獸條呻倩利奔逐之貌雷動衆至星沆

擊言車騎擊射迅疾也

必決眦

五臣作眦

洞

曾

達

掖

絕乎

心繫

系獲若雨具

獸揜草蔽地

善曰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說文曰眦目匡也眦皆俱同張揖

曰左射之貫曾通右髀中心絕系也說文曰髀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毛萇詩傳曰揜覆

也良曰皆目也言射者不虛發弓必決目洞曾掖絕心系也獲若雨獸言所殺既多如天之

雨獸以蔽掩其地焉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

平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古

劇受詘

音屈五臣作詘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詘疲極也司馬彪曰

詘疲極也司馬彪曰

志也徘徊翱翔容與謂自得也言王安志自得

覽幽深之休觀壯士之奮怒猛獸

殫覩衆物之

變態

善曰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貌也

於是鄭

女曼姬

善曰如淳曰鄭女曼姬也

曼姬楚武王

謂容色

被阿綈

錫

揄

五臣

紵高

善曰張揖曰阿

曼澤也

也揄曳也

司馬彪曰

綈細繒也

列子曰

鄭衛之

處子衣阿綈戰國策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綈

鉞曰阿綈細布投

空引也紵綈繒也

雜織羅垂霧縠

善曰司馬彪

曰織細也

張

揖曰縠細如霧垂以爲裳也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良曰雜謂錯雜纖細也霧縠其細如

良

曰雜謂錯雜纖細也霧縠其細如

霧垂之
爲裳也

磔亦積

積

寒綯

救側

紆徐

委曲盡

彭堯公

知谷

善曰張揖曰襞積簡黼也褰縮也縹裁也其縹
中文理第鬱有似於谿谷也黼許白切向曰

也其纒
向曰

襍積褰縹縫綴貌紆徐委曲裙下垂貌
鬱鬱謂文理韋鬱然有似谿谷之狀
粉粉排

粉粉排

排

音非五臣本作紛紛霏霏

楊旻

示以
戌

血
劑

善曰郭璞曰粉
排排皆衣長

貌也張揖曰揚舉也褊衣袖也戍削裁制貌也褊弋尔切翰同善注蜚五臣作飛襚

蜚作五臣飛 襪

兼思

垂髫

父色
扶
墮

興猗臣

倚綺切

五
靡

翁甲

萃

蔡

下

靡五匹作

摩蘭

惠上拂

羽蓋

善曰司馬彪曰截袪
飾也髻燕尾也截與

燕尾皆婦人袿衣之飾也蜚古飛字也張揖曰
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翕呬衣起張也萃蔡衣

聲也垂髻飛襪飄揚上下故或摩蘭蕙或拂羽蓋銑曰髻帶也言美人等被麗服扶楚王之

輿倚靡錯翡翠之歲粧繆了繞玉綬眇眇忽忽相隨貌

若神仙善無之髻髻善曰張揖曰錯其羽毛以

玉飾之也郭璞曰綬登車所執言手纏絞之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也西都賦俯仰

如神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濟曰

言以翠羽為首飾歲旌羽毛貌玉綬謂以玉裝綬綬者執以登車繆繞綬長貌眇眇忽忽猶非

人所當見髻於是乃相與獠良於蕙圃嬰盤

蘇勃窳蘇而上平金隄善曰說文曰獠獠也韋昭曰嬰嫋勃窳匍匐上

也司馬彪曰金隄名也向曰獠獵也言揜與美人同獵於蕙圃嬰嫋勃窳美人上隄貌揜

翡翠射駿

侯儀

微矰

曾

出殲

五臣

繳之施弋

白鵠連駕鵞

善作鵞

雙鵠下

玄鵠加

善曰方言曰

淮南子注曰駿鵞驚雉也周禮曰矰矢也鄭玄

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

也言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鵞也列子曰蒲且子

連雙鵠於青雲之上爾雅鵠麋鵠也又曰下落

也戰國策臣能虛發而下鳥高誘淮南子注曰

加制也戰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脩矰繳

將加已也翰曰矰謂網取禽也翡翠駿鵞皆

鳥名矰弋矢也繳射綸也駕鵞雙鵠玄鵠皆鳥

名連加謂以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

善曰郭璞曰

向

注同言獵士疲倦

浮文鵠

揚旌棧

翊

張翠帷

建

羽蓋

善曰張揖曰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拽船舷樹旌於上拽依郭說翠帷羽蓋

謂以翠羽飾帷蓋也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張揖曰鷁水鳥也蓋於船首故曰文鷁也揚舉也棹楫也帷蓋皆翠羽網善作璚璚銅紫貝善曰郭

師之取其輕也貝紫質黑文也東京賦曰璚璚不簇注曰璚璚珍名不簇不以簇取之為器也西京賦曰璚璚貝注曰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璚璚曰璚璚紫貝皆水蟲也言以網鉤取之

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韋昭曰撥擊也

郭璞曰金鼓鉦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郭璞曰聲喝言悲嘶也喝一介切嘶蘇奚切良曰喝列籟籟也榜人船水人也言擊鼓吹簫與船人歌合故其聲流列

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善曰郭璞

壽浪作暴溢激相鼓薄也盆音頓切濟曰水蟲魚鼈之屬也駭驚也波鴻水鳥也沸猶亂飛

也奔物謂急波也言涌
泉騰起與波相會合也
礪五臣作磊石相擊礪

礪礪苦蓋反銑曰言
轉石相擊而為聲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

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

胡騎就隊大纚乎淫淫般善曰文

鼓六面鼓應劭曰按次第也左氏傳注曰隊部

也司馬彪曰昔行貌也向曰謂轉石聲似雷

震也聞數百里之外言聲遠也翰曰言將息

輦者必擊鼓起烽火以招士卒也車兵車也言

車騎各案次第以為行隊纚行般於是楚王乃

登雲陽五臣作之臺善曰孟康曰雲夢中高唐

出雲之陽翰曰陽雲臺則高怕五臣作泊乎

唐觀言高出雲之陽故以名

無爲憺

五臣作澹徒監切

乎自持勺

知略

藥之

後御之

善曰郭璞曰養神氣也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怕無爲也廣雅曰憺怕

靜也神女賦曰頽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怕與泊同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

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

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炙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芍藥爲調

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銑注同言以無爲之道靜而自持

芍藥調和也謂其五味而後食之御食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

下輿

力轉割輪

卒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

不如

善曰韋昭曰焮謂割鮮焮輪也郭璞曰焮染也毛萇詩傳曰殆近也翰曰不若不

如也言楚王雖獵則以無爲自持具五味而食
豈如大王終日馳獵曾不下輿以將割野食而
爲娛樂臣竊觀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五臣鳥作焉

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

齊國

善曰郭璞曰言有惠賜也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

不以千里之道爲遠

齊曰是何言之過也謂

責子虛以遊獵之事對齊王也足下者焉有先

生穉子虛也貺惠賜也言足下不

以千里爲遠而來惠貺齊國也

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

五臣作田

乃欲勦力

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

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家語曰

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晉灼口謙不斥
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國語曰勦力一心
賈逵曰勦并力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
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先生謂
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銑
曰戮力并力也左右謂使者左右謙不斥言言
齊王欲以車騎與使者出因欲并力致獲以娛
左右何名爲夸哉言非夸也向曰齊王問楚
地有無者欲聞大國風烈先生遺餘之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
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
言之是彰君之惡善無有而至此一句無而言之是害足
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五臣有也

字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力於楚矣善

郭璞曰以爲高談顯明也奢闊也樂毅與燕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非也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使者失辭爲輕於齊使非其人爲累於楚也向曰言焉有先生責子虛不述楚王之德而陳雲夢田獵侈靡之事良曰若如也必如所言淫樂之事則非楚國之美實有而言之是彰君惡無而虛言是傷足下之信也濟曰二者謂彰君惡害已信言俱無可行者而先生行之不信是輕齊彰惡是累楚也

且齊東渚善作鉅海南有

琅邪

善曰蘇林曰小洲曰渚司馬彪曰齊東臨

間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渚或作者銑曰自此已下焉有

先生陳齊境界以折子虛也
鉅大也言齊以大海為渚
觀平成山射乎之

罌

音浮

善曰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

腫

縣獵其上也腫直瑞切

良曰成

浮渤澥

蟹

游孟諸

善曰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文穎曰宋

向曰浮亦遊也渤

解海分支水名

孟諸齊之大澤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

善作谷

為界

善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司

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

翰曰肅慎國秋

田乎青丘彷徨

善作

徠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

於其曾中曾不帶

勅芥

善曰服虔曰青丘國在

青丘其狐九尾詩曰海外有截張揖子虛賦注

帶介刺鯁也濟曰青丘國在海東言齊之秋

田至彼彷徨然遊於海外觀其境土之大吞如

雲夢澤者八九於齊國之留中亦不爲刺鯁也

若乃倣陀歷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

崒五臣作萃充牣其中五臣有者字不可勝記禹不能名

崑不能計善曰郭璞曰倣儻猶非常也廣雅曰

可稱論張揖曰崒與萃集同禹爲堯司空辨九

州名山別草木崑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

劭曰契善計也廣雅曰充牣滿也銑曰言非

常瑰美珍怪寶物爲獸之屬萬端如魚鱗之聚

充滿於山澤之中禹善分別草木崑善筭也言

其中草木禹不能名之禽獸之多崑不能計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

善曰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言見先生是客也向曰以在諸侯之位

不敢言此遊戲苑囿之事先生謂子虛也具以禮先生爲賓客也

是以王辭臣五

有而

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善曰司馬彪曰復荅也向曰先生言齊

王禮客故不反荅何爲稱無以應僕哉

六臣註文選卷第七

主父具客

善曰以我臣曰曰富

客

下第言北我地

年

不其曰

日

王野客

不其曰

六臣註文選

卷第七